

海瑞一封奏疏惹得嘉靖肝胆冒火

3



当年明月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严世蕃跑回江西后，大张旗鼓盖起了房子。这天，工人们干完活以后，聚成一团说笑。来了一位路人，多看了他们两眼，结果就把他们惹恼了，甚至有人抓起一块砖头扔向了来者，来者轻微挂彩，并无大碍。然而，事后，这块不起眼的砖头却引发了一场浩荡的血案。

历史小说

严嵩倒了，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，成为了朝廷首辅。徐阶的时代来到了，继严嵩之后，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。

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：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？严嵩贪污，徐阶也不干净，严嵩的儿子受贿，徐阶的儿子占地，严嵩独揽大权，徐阶也是。

表面上是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，那就是：严嵩怠工，徐阶干活。徐阶刚一上任，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这样一块匾：以威福还主上，以政务还诸司，以用舍刑赏还公论。而他确实做到了。

徐阶对嘉靖说：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，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，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，你也应该宽容，这样言路才能放宽，人们才敢于说真话。嘉靖听了他的劝告，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，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，但是与此同时，贪污腐化得以揭发，弊政得以纠正，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。

嘉靖虽然不喜欢徐阶的许多做法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严嵩已经走了，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，想退个货都不行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。在一片沉寂之中，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。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，闹了那么多年，终于可以消停了。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，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，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，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

年）二月，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，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，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，有喊冤的，有投诉的，有拍马屁的，有互相攻击的，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——骂他修道的。要知道，嘉靖同志虽然老了，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，但他也是有底线的：你们搞你们的，我搞我的，你们治国，我炼丹修道，互不干扰。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，都不去摸，即使徐阶劝他，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，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。但这封奏疏的出现，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，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确确实实的高度。

奇文共享，摘录如下：“陛下您修道炼丹，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？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？又有哪个道士没死？之前有个陶仲文，您不是很信任他吗？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？他死了没？”这是骂修道，还有：“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误吗？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，刻意逢迎而已，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，您犯过的错误，那是数不胜数！”具体是哪些呢，接着来：“您奢侈淫逸，大兴土木，滥用民力，二十多年不上朝，也不办事，导致朝政懈怠，法纪松弛，民不聊生！”这是公事，还有私生活：“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，不顾父子的情分，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，不回后宫，不理夫妻的情谊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”此外，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，可谓是

千古名句，当与诸位重温：其一，嘉者，家也，靖者，净也，嘉靖，家家净也。其二，盖天下之人，不值陛下久矣。

这就不用翻译了，说粗一点就是：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，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。综观此文，要点明确，思路清晰，既有理论，又有生动的实例，且工作生活面面俱到，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，高山仰止。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，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。此文名《治安疏》，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，当然，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。

在嘉靖看来，这不是一封奏疏，而是挑战书，是赤裸裸的挑衅，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，大吼道：“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，别让这人给跑了！”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，关键时刻，一个厚道人出场了。这个人叫黄锦，是嘉靖的侍从太监，为人十分机灵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：“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，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，估计是不会跑的。”

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，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，换好衣服，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，就等着那一刀了。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，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——明代第一清官。但在在我看来，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——明代第一奇人。

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，海瑞出身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，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

倒也不差，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，还算混得不错，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，到死也只是个秀才，而且死得还挺早。父亲死的时候，海瑞只有四岁，家里再没有其他人，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。虽说境况不太乐观，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：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不管家里多穷多苦，她都保证海瑞吃得好，并且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。

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，不是夸他刻苦用功，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。而在我看来，这全是扯淡，一个好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。

孤僻，没人和他玩，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，加上脑袋也不太好用，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，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——偏激，从此以后，在他的世界里，不是对，就是错，不是黑，就是白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此外，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倔强个性，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，但同时产生了一个副作用：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，遇到过许多人，他却始终信任，并只信任一个人——母亲。在困苦的岁月里，是母亲陪伴他、抚养他，并教育他，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，有过孩子，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，说句寒心的话，他压根就不在乎。

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，他努力读书，刻苦学习，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

名，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。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，他光荣地考中了县学，成为了生员。那就接着考吧，不出意外，依然是屡考不中，一直到他三十六岁，终于柳暗花明，他光荣地考中举人。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，去京城考进士，海瑞同学，奋斗！努力！进京，考试，落榜，回家，再进京，再考试，再不中，再回家。一眨眼六年过去了。奋斗过了，努力过了，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，不考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去吏部报到吧。

海瑞运气还不错，只等了五年，就等来了一个职位——福建南平县的教谕。所谓教谕，是教育系统的官员，通俗地说，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育局局长，这么看起来，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。如果这么想，那就错了，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，没有扩招，也没有择校费，更不用采购教材，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，习题集、模拟题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，什么重点大学、重点中学、重点小学、重点幼儿园，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的白费。

而县学教谕的上级，是府学的教授，前面说过，教授是从九品，教谕比教授还低，那该怎么定级呢？这个不用你急，朝廷早就想好了，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——不入流。也就是说你就算是政府公务员，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，不要发牢骚，不要埋怨，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。就这样，海瑞带着老母亲去了南平，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，这年他四十一岁。

王小蒙用卖豆制品厂的钱买回了果园



张继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，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经过谢大脚的一再撮合，刘大脑袋和王云之间的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。王天来追求陈艳南屡屡碰壁，他突然发现香秀温柔可亲，于是转而追求香秀。齐三太知道这事后，就把王天来调走了。之后，香秀和大国终于举行了婚礼。这婚礼，让很多人不平静。赵玉田开始公开追求陈艳南，并扬言要和刘英离婚。

同步热播

刘大脑袋为了帮助长贵和谢大脚早日结婚，在电话里向王大拿解释了一通，不料，言语中却让王大拿怀疑刘大脑袋与谢大脚有染。这事让长贵和王大拿很是愤怒。谢大脚见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决定离开村庄。就在谢大脚离开之际，刘大脑袋和王云追上了她，他们几个当着长贵的面把事情解释清楚了。长贵和谢大脚之间的误会终于彻底消除了。

王小蒙被评为市里“青春创业标兵”，长贵请一帮二人转来村里演出。观众很多。香秀、李大国在吃着瓜子，一副很幸福的样子，他们不时地向认识的人挥一下手。玉田在人群外面晃了一下，刘英看见了连忙挤过去找他。玉田看见她躲避着。刘英说：赵玉田，你别走啊。

玉田说：干吗？刘英说：我怀孕了。玉田看着刘英问：真的还是假的？刘英说：傻瓜，真的，我感觉是个儿子。玉田说：真是真的？刘英说：真是真的，要不你摸摸。玉田摇头说：我还是不摸了吧，到底是不是我的还不好说呢。刘英恼了，说：赵玉田，你胡说八道，你会后悔的！刘英生气地跑了，玉田真有些后悔了。

玉田说孩子不是他的，这让刘英很伤心，她决定到医院把孩子流了，一大早就提着包走了。刘英在后面追着。刘英说：不能去啊，你千万别去，去了就完了。刘英说：完了就完了，他赵玉田不想要，我也不要了。刘英说：不行，你不能胡来。刘英说：娘，你别拉我，要

不，我以后就不好做人了。刘能过来拉拉刘英娘，说：你傻啊，这事还用你劝啊，你去赵玉田家一说，还不什么都结了。

刘英娘说：对啊。刘英娘向玉田家跑去。果然老赵家一听就慌张起来，玉田在发动汽车。刘英娘、玉田娘、赵四都往车上爬。刘英娘说：快点啊，说不定这时候刘英已经上车了。玉田开车追着。刘能看了看，笑着说：胜利在望了。

玉田的车终于赶到了客车的后面。客车停了下来。刘英从车上下来。玉田走过来，刘英说：刘英，对不起。刘英看着玉田，趴在他身上哭了起来。王大拿开着车到村里来了。王木生也坐在车上。王木生说：爸，咱可说好了，这次咱们只说投资，不说谢大脚。王大拿说：好，不说……那，你也不能说王小蒙的事。王木生说：不说，说了也没用，我看了，这村的女人跟咱们爷俩压根就没有缘。

长贵、刘大脑袋在等着王大拿。刘大脑袋上前开门。王木生先下来，赶着他去，去，去，不要你开。

刘大脑袋很尴尬。王大拿下车。刘大脑袋说：董事长好。王大拿说：好什么好，坏透了。刘大脑袋，你行啊，你，我啥也不说了，谈完正事，你看我怎么修理你。长贵，咱们说说投资的事吧……

秋天了，象牙山的色彩变得更浓了。王大拿与长贵、王木生在看。王大拿说：不错啊，将来一定是辽北最好的一个旅游景点。长贵说：那是！谢永强的果园出现在了

他们前面，王大拿问，这片果园是谁的？列入我们开发规划了没有？长贵说：没有，这片果园是谢永强的。王木生说：爸，一定要把它列进来，将来咱们可以让游客自采自摘，也是个项目是不是？王大拿说：那把谢永强叫来吧，我跟他谈谈。

长贵喊着永强，谢永强从一侧跑过来。长贵介绍说：这位就是来咱们象牙山投资的大老板王大拿先生，他有话给你说。谢永强说：王先生好！王大拿说：我想把你这片果园买下来，你卖不卖？谢永强摇了下头说：对不起，我不能卖。王大拿说：我可以给你一个高价。谢永强说：你就是给我一个再高的价格，我也不会卖。长贵说：永强，你的果园以后到底怎样还不好说呢，卖吧，现钱。谢永强很认真地说：果园是我的事业，也是我的梦想，我对它的希望和寄托太多了，我不能卖。王先生，真的对不起。

说完，谢永强走开了。长贵说：这孩子，还欠着债呢，多好的机会。王大拿说：他还欠债？长贵说：欠他一个叫王兵的同学的。

王大拿点了下头。他想着怎么能把这个果园买下来。那边，王木生在向陈艳南介绍着自己，说：我是本溪王氏集团的总经理，今年三十七岁，属猪的……

陈艳南笑了说：你给我说这些干吗，我又不认识你。王木生说：咱们一握手，不就认识了吗？王木生伸手给陈艳南，陈艳南只好接着了。王木

生感叹着说：天哪，这哪是手，这是美玉啊，这是。王木生还要把另一只手也用上，但是陈艳南跑开了。王木生说：下次见啊——

刘大脑袋跑过来。王大拿有些憎恶地看着他，说：我让你做的工作你怎么做的？这片果园，干吗没有弄清楚？刘大脑袋喘着气，“哦”了一声。王大拿说：你抓紧时间把这事给我办了。刘大脑袋说：那是必须的。

刘大脑袋去了。他一边说：看样子还对我误会呢，长贵咋还不解释呢，这黑锅让我背的，累死了。

为了购买谢永强的果园，刘大脑袋去城里找了一次王兵。刘大脑袋看了看王兵跟谢永强签订的合同。说：根据这份合同，其实谢永强那片果园已经归你了。王兵说：严格讲是这样。刘大脑袋说：我们公司看上了那片果园，想把它买过来，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王兵说：那样有点不好吧？刘大脑袋说：合情合理的事，干吗不好？你考虑一下。

王兵点了一下头……王兵正坐在办公室里低头想着什么，这时王小蒙气冲冲地跑进他的办公室，王兵吓了一跳，说：小蒙？王小蒙气愤地说：王兵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，你，这不是逼谢永强走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是为了我吗？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王兵说：我，我现在也有点后悔了，要不，我再找王大拿把果园要回来？王小蒙慢慢地摇了摇头，说：不需要了，再

见。王小蒙很难过地转身离去。

谢永强在房里吸烟……桌子上已经堆满了好多烟头。永强娘说：永强也吸烟了。谢广坤说：我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永强娘说：别去了，他心里不好受，别管了，他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吧。谢广坤坐下来，说：不管了，再也不要管了。

王小蒙趴在桌子上看着谢永强的照片想着什么。王老七、小蒙娘坐着。小蒙娘说：老头子，怎么办啊，你帮小蒙出出点子。王老七说：孩子大了，随他们吧，不管了。

转天一早，谢永强背着包有些悲壮地走出了家门，他沿着村道一直向前走着。在村头的小河边，他停了一会儿，他似乎想寻找一下他和王小蒙那些快乐脚步，然后苦笑一声，大步走出去。当他走到河上小木桥的时候，他隐约听到一串清脆的脚步声。王小蒙飞跑过来。王小蒙喊着：永强——

谢永强停下来，慢慢转身应着：小蒙……

王小蒙追上来，她看着永强说：永强，别走了。谢永强说：果园没了，我呆着还有什么意义，我想出去闯闯。王小蒙说：别走了，我又把果园给你买回来了。谢永强说：买回来了，哪来那么多钱？王小蒙说：我把豆制品厂卖了。谢永强内心深处被深深地震动了，他说：小蒙，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王小蒙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说：为了爱情！谢永强眼泪也流了出来，他张开双臂，把王小蒙紧紧地抱在怀里……

完